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沚集 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浮沚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浮沚集八卷宋周行已撰行已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蓋相沿稱其初

授之官也振孫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已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而又别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萬歷温州府志又稱行已集凡三十卷更參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即行已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必不誤宋史及温州志均傳訛也行已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浮之先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

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徳立行云云觀所自叙其生平學問梗概可以畧見則發為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為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黄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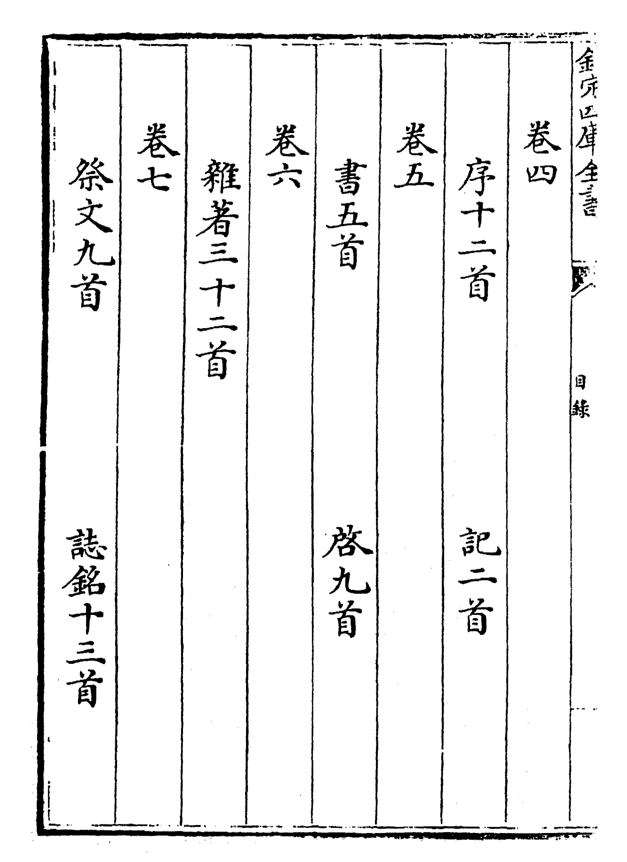
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爍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户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八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浮沚集目錄　　別集類二宋



浮沚集卷一

宋 周行己 撰

奏議

上皇帝書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

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内歡忻而蒙德十二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幾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蠖濩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上皇帝書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體是以伊尹耕于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為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

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為幸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為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欽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皆知陛下之為聖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盡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令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此誠陛下令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為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為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

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為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乃者失于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

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為聖前日有司之為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勑戒有司應令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令以後不得復以朋黨為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于忠誠之憤激所為繆戾者

或出于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于昆蟲何所不
愛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
輕重時之先後人之邪正悉因大霈一切釋之兩解其
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
之帥府望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
聽其任進已亡殁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
人無懷疑下無失職之歎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
所回千人之憂戚為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為得

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為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為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

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閲世故之久必能為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悦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悦陛下能用民悦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悦也臣所謂用有德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為本積縣為州積州為國縣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

人則為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為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敘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為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為重吏部為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為才黜責為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令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

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懐上徳臣所謂重守令為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陜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為之重輕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未有一分之

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為令之說者不過曰官既能鑄聽其自輕重又不過曰如慶歷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于民

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歷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為五自五而為三自三而為小鈔自十而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偽一也輸于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鈔而盡銷為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改鑄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

鑄日久併于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宮出進納誥敕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塡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于榷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為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樁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

改為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更為誥敕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黄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令來進納誥敕及黄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

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于銅錢三之一錢之十三當銅十 臣欲併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于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實而錢爲虚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于其所等故也何則小

錢以一為一而大錢以三為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為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為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為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于河北陜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陜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為等而輕重自均矣

陜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于敵

國其利二也敵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

錢尚輕物價尚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脚重轉徙道

路不便于往來一也拘于三路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

于商賈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

所出之數樁錢以給使便于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

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于京師或其餘銅錢

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

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樁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為有實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幷酒法而總其鹽鈔算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榷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為上中下十有

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户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薶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

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劄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為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

年然後補上舍升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
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攷察必
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攷察貢未
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
士以為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㪟其實簡有司
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
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為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
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

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内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于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于外者聽其自便内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于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

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迂闊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場宏詞爲第三場如此則才高實學者無不遇之嘆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令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令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攷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

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者還其田别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雇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

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
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雇散從縣雇手力悉易以廂軍廂
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
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
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為領使太煩轉
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
路只置轉運使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
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為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

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于當更之時順民悦之情定一代之典為萬世之利至于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蒙萬幾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别其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覬望希賣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願也

表

代郭守賀嘉禾表

和氣薰蒸祥生嘉穀泰符協應慶及豐年凡在照臨孰

不抃蹈恭惟皇帝陛下撫千齡之昌泰纂七聖之宏規

繼述丕謨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庶彙性由堯舜之仁每

推四海之咸寧不忍一夫之失所格顧成于宗廟膺眷

佑于皇天休順大臻嘉祥並至惟農者為政之本而禾

者得時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秪園發秀

匪同異畝之耕莖穗標奇且應充箱之實固將承福基于億載光瑞牒于前圖臣邈守遠藩預聞盛事竊仰聖朝之慶將圖國用之饒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代郭守謝復職表

代言西掖詞藻非長黜守東州政經無狀會逢恩宥洊復官資進升清切之班莫稱便蕃之命寵隨驚至感與涕并竊以典謨訓誥之書自唐虞而始見禮樂文章之政更秦漢而弗全洪惟治朝大興儒學纘寶圖而創閣

昭累聖之垂文登延侍從之臣祇若祖宗之訓鋪陳帝
制宣昭聖謨況先帝丕顯之攸居實方今紹述之所本
列職禁近得預時髦如臣者憂患餘生江湖末系學類
瓠而無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門每有終身之志觀
光上國偶為多士之先再試有司始階仕版間關州掾
叨冐學宮緣坐罷官棲遲赴調謬以不虞之譽寖蒙上
聖之知辟雍英俊之廛濫居師席學制教化之首參預
官聯尋使事而復留階郎曹而被選以至執筆柱下掌

誥省中歲幾九遷慮無一得皆由神聖之選不緣左右之容才分叨踰言章果及終蒙睿眷尚畀州符曾未期年盡還故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廣大雖過必容日月照臨無幽不燭察臣文采不足立身無他憐臣樸忠有餘事君盡已故因鴻霈躐進華資持槖從班望堯階而雖遠分符郡寄奉漢詔以惟寅報稱實難糜捐無所

浮沚集卷一

浮沚集卷二

宋　周行己　撰

經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道本無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謂其萬物莫不由之也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

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即兩以成體兩儀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為兩儀不謂之後然則謂之一陰一陽者不離乎一也謂之道者不離乎兩也所以太虛之中絪緼相盪升降浮沈動靜屈伸不離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為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二即一而不離神體物而不遺見

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得道然是道也夫何遠之有哉繼于善者進乎此矣成于性者復乎此矣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性無有不善夫善者對不善之稱也可欲者對可惡之稱也無不善則亦無善之可稱無可惡則亦無欲之可稱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惡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則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則見善于羹坐則見善于牆立則見

善參于前在輿則見善倚于衡顛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相繼無間不離于道矣善既純一則無不善不善既無善亦不立成于性者也成于性則無不全也無不盡也然而命于陰陽者氣質之禀不同則昏明之性亦異成性于仁者以斯道謂之仁斯道非不仁也然仁不可謂之道成性于知者以斯道謂之知斯道非不知也然知不可謂之道皆其成性之不同所見之不周猶伯夷得聖人之清栁下惠得聖人之和非不善也然不可謂

之大成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内皆具隂陽不
能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為大道止于斯良由
生稟之或偏而不知學或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
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至于天下之民目視耳聽手
舉足運無非道者朝作暮息渴飲飢食無非道者然而
察其聲音鏑鏑目視眴眴有生而已終身由是曾不知
洒掃應對之妙道而耕稼陶漁之可以聖也是豈道之
遠人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皆不肖者之不及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即中也中即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為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嘆夫君子之道鮮也雖然萬物負陰而抱陽誰獨

具無道乎反身而誠斯得之矣此所以天下之人不可自棄而學易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于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顔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

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攷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自修身至于為天下莫不一于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

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為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

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為我則彼為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强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况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為物則我為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

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欲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為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

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萬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為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為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于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疎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疎則不知善之可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

明莫大乎公君子之于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于所不愛乃天下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于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于好惡故能不以一已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私所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已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

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于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于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于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于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于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令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

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于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已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先質其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

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先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爲尸者

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為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顒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顔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

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所以存心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馬鄭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

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疏者于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于此可以决天下之同異者于此可以别天下之是非者于此可以明茍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于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令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逭已責也人之所

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于命何為而妄説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為而費于辭哉説以其道者正説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説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説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為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于妄説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為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

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已不知已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已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為萬夫之望者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為善豈人人為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為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為利豈人人為跖也歟哉非也方其

為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為善也雖小善而必為然後能為大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為善矣曰修身也踐言也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于曲禮威儀

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以為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于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懐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于博施濟衆而孔子乃于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

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已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于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預被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于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

文之以禮樂

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樂者樂斯二者是也君子之為人不惟率性守質而已

固有禮樂以文之也今人有大其居者知丹艧之為麗則必塗其垣牆然後謂之富室有愛其身者知衣服之為美則必飾以組繡然後謂之備服此庸人匹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修性學道反不能焉豈禮樂之不及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咎莫大于不足為不能為者次之不足為者曰禮與樂者人之文也吾將游乎天而皆不足為也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也不能為者孳孳焉拳拳焉守一

善占一藝以終其身則其無咎也亦有間矣彼之自絶于禮樂者其學蓋出于老氏齊其上下等其君臣漠然欲置天下于無而人之所以相生養之道與其所以懽欣交通之情皆不若相忘之為愈此其寡恩于禽獸也甚矣嗚呼胡為學聖人者反樂此之異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所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者雖然禮樂非有異于人之性也學者止于道焉而已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上焉者生而

能之中焉者學而能之下焉者勉而能之及其至也皆

謂之成人可也然則聖人豈異于人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嗚呼孔子之生所謂不幸之幸者也不幸而生于世衰

道微終以窮死復幸而得賢弟子有顏回者師其道于

當時有孟軻者師其道于後世而聖人之道庶幾乎有

傳雖然吾嘗謂為顏回者易而為孟軻者難揚雄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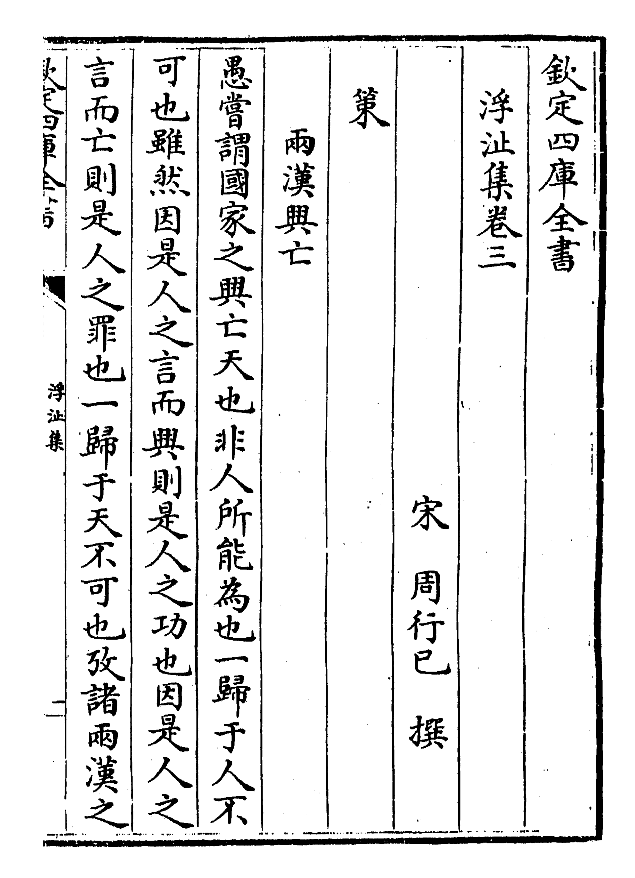
在則人亡則書其說蓋亦未盡也譬夫見龍而象龍與

不見龍而畫之者形容具存而耳目可及故象者易為力若夫目之所未嘗見耳之所未嘗聞而區區求諸有無之間而擬其形容故畫者難為功也雖然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為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知其難而能難者後世有孟軻一人而已孟軻真知孔子者也故其言伯夷伊尹柳下

惠以謂皆得聖人之一偏而獨推尊孔子為集大成又從而為之辭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言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譬之以力孔子之集大成則譬之以巧蓋巧者能中而力者能至也夫射者期至于的也有力者皆能至其在東西上下未可知也惟巧者能中于的故孔子之道無可無不可者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或清或任或和皆東西上下者也孔子之道聖人之中也行之萬世而無弊伯夷伊尹柳下惠聖人之

過也天下之賢者行之而無弊不肖者行之而有弊天下之智者行之而無弊愚者行之而有弊其中者常道也其過者權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憂後世也深孔子之慮後世也大其立教異也其心則皆聖人之心也故學者必明夫聖人之心此不可不知也

浮沚集卷二



浮沚集卷三

宋 周行己 撰

策

兩漢興亡

愚嘗謂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所能為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因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不可也攷諸兩漢之

興亡則斷可知矣何也夫西漢之興始于韓信之一言其亡也始于張禹之一言然而西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為之也東漢之興始于邳彤之一言其亡也始于胡廣之一言然而東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為之也請舍其說而備言之夫漢興之初劉項雌雄之未判高祖猶豫而未決得韓信一言遂任武勇封功臣決策東向傳檄而天下定矣世祖方得二郡之助而衆兵未合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策入關向使從其言是委成業

而臨不測漢之為漢未可知也邳彤耿爭光武一悟而大功立矣夫二京之興是二人之力也孝成之世日食地震災異洊臻吏民上書皆言王氏之盛張禹以國之元老天子猶豫躬萬乘而下問焉禹乃私已畏禍不斥言其弊反引春秋之事以為詭說王氏既固而漢祚之基絶于此矣質帝之沒建立之權係于大臣胡廣以國之舊臣朝廷倚重不從李固之忠言而苟合梁冀之邪謀昏主立而漢室衰矣二京之亡此二人者實任其責

也故曰由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由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者非也然而兩漢之興亡雖因是四人者而求其所以興亡蓋亦久矣周之於穆不已詩人以為天之命夏禹之立啓孟子以為天與之則夫社稷之興亡豈一人之力哉且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智者用其謀勇者用其力人人皆以為可立取也陳項之鋒鋭不可嬰高祖非有祖宗積累之休德澤施于民之久也然而奮衣提劒七年而成帝業成功

之速抑何由而致之哉新室之亂盜賊强梗羣聚山谷磨牙揺毒以相噬螫世祖之興語其才非若高祖之英雄也語其謀非若高祖之洪逺也然而奮臂一呼四方響應昆陽之役一舉而天下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者此豈一人之力哉及其衰也西京自成帝而東京自桓靈之後庸君繼出禮樂政教不足以維持國家恩惠德澤不足以浹洽生靈委政外家權臣擅命因縁積習以底于亡其間畧無一君聰明睿斷為之扶衰

振朽此又豈人之所能為哉故曰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之所為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人臣之言不可不慎也兩漢之興後世必歸其功于韓信邳彤故讀其史則有深嘉而屢歎者矣兩漢之亡後世必歸罪于張禹胡廣故讀其史則有憹懣而謾罵者矣皆不可逃于後世也嗚呼人臣之言不可不慎如此昔唐高宗之世幃房易奪大臣不從李勣以老臣輔少主天子委誠取决勣乃畏禍從而道之武氏奮而唐之宗族戕滅殆盡國

祚幾絶議者以幾千一言喪邦此張禹胡廣之類哉然而國家之有是事也是人也亦天之為也故學者讀其史而泥其迹亦何異于指釜為魚哉愚所以推其意而併以獻焉

風俗盛衰

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一何異于古乎古之民今之民也一何乖于今乎豈九重睿聖不逮堯舜禹湯之隆而二府登賢非禹稷臯陶之盛耶然則十八路之地數百

州之民倉廩實而禮節或未治既庶富而教化或未及積習之俗未革于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將誰責之而可百里之縣未得其令也千里之郡未得其守也是以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民之利害壅于上聞也則雖吾君吾相相與顧治之勤竊病下民之未盡知也豈非為吏者鄙不足以推君之治而致之民則所以治者未必治歟嗚呼甚哉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于為善習見惡則安于為惡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而風化之所瞻也

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攷自載籍之傳其治道之得失習俗之美惡流風遺烈百姓猶有存者故太王好仁而邠之人貴恕僖公好儉而晉之人蓄聚燕之人敢于急召公之遺風也朝鮮之人至于有禮箕子之教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故聖人之于仁義深矣其于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廹欲民漸習而趨之至于久安而成俗也故三代御俗有風化有法制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汙者修悍者愿躁者慤農莫不以力

盡田賈莫不以察盡財工莫不以功盡器士莫不以道盡學此風化之至也分地以建國度土以居民正井邑均賦稅宮室器用各有制衣服飲食各有度此法制之行也風化所以動民之心法制所以定民之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薰為太平垂祀八百年而傳三十六王後世雖法制之去而暴君汙吏毒民以苛刻民有畔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欲為亂則思先王之義而不敢作蓋其所以宥民者深而禮義

之風未衰廉恥之心未盡也後世欲治之主欲所以治天下者莫不有法制亦莫不有風化然一授非其吏則刑罰勝而仁義之道不行故法制壞而風化不宣于下國異政家殊俗賈誼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為者此也故有偏舉之政有不勝之俗得良吏則敦厚之俗勝矣得健吏則節義之俗勝矣得貪吏則盜竊之俗勝矣得酷吏則攸暴之俗勝矣故盜賊所以未息刑罰所以未省庸吏擾之也欲善俗莫

若擇吏然良吏之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尚教奚必同條而共貫哉若龔遂為渤海首率以儉約文翁為蜀先化以學校南陽好商賈召公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黄霸化以篤厚若是皆救民風之失起不舉之教何必華山之縣耳然後行遠乎竊惟今日之盛豈無若是數人者足以治天下而郡縣簿書期會為務而風俗壊敗則因循而不為慮此所以積習之俗未革為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盜賊或未息刑罰或未省也為今之

說莫如除汰珪符妙簡銅墨以是重其任至其黜陟亦以是則何患乎不若三代之盛時哉

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嘗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顏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覇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為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仲舒于伊尹而歆以謂師友淵源未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為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

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洒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養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孔孟之徒所尊畏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已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習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

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為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齷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為德行而不可方之顏閔從容平勃遨遊二帝當時以為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說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為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奸擿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為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為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嘗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為之

也而觀廹于禍患曾微顔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况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為已效若顔子之學孔子蓋嘗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共其出處則得其所施設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

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言而攷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為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猥與下概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愚亦謂黄憲徐孺子真顏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策問

聖賢之學

問昔吾夫子居于洙泗之間從之遊者三千人而顔子最稱高弟後世學者皆曰吾師孜其志業盖淡如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稱其賢不遷怒不貳過夫子稱其好學乃若言志不過願無伐善無施勞而喟然之嘆則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與今之所謂學者不相似然何夫子與之同其行藏而于為邦之問告之以

王者之事古人不吾欺也遐想高風若有不可及者抑不知夫子之門果何所學乎夫以孟子之雄才卓然名世宜其前無愧于古人乃其所願猶吾夫子學而所以推稱顔子葢嘗以為與夫禹稷顔回同道學者論世尚友不可以不知也昔人嘗以子貢賢于夫子嗚呼賜也猶不敢望回況于夫子哉夫人之知人不若自知之審此無足疑也而世之學者皆曰夫子大聖人也顔子大賢人也而去孔子一間者也此可以為知言矣然猶意

其人云爾吾亦云爾抑不知孔子之所以為聖者果何道而顔子之所以賢而去聖人一間者果何事使孟子生于孔子之時亦將並駕其說于天下乎將果如其所願而學之乎如其學于孔氏之門也比徳顔子又將孰先而孰後乎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如或知之使後之學者知聖人之道將何自而入入聖人之門復何修而至韓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斯言也聖學之不傳久矣有人于此猶見聖人之心默得聖人之道是得其

傳于千載不傳之後矣是亦吾孔孟之徒矣此學校所以當講也各示所見無隱

司徒典樂之教

問孔孟而上教化一出于官長司徒以待萬民典樂以待國子自堯舜迄于成周未之或改豈人心固同歟讀其書嘗聞其略矣三教六德六行六藝司徒之任也直温寛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樂德樂語樂舞典樂之任也兩者爲教將同乎將不同乎何其待之異也抑又有

可疑者成于樂學之終也為國子者豈皆不待下學而能立于禮乎實則不至躐等以賊夫人之子非先王之用心也若聖與仁吾夫子所不敢居也司徒與民固遠將躬率以正善其耳目且猶不可況載色載笑告之話言又可乎乃能使鄉人共進此道其術安在周公必不我欺遐想遺風使人抱經而嘆何其高且遠也今諸君從事于兹出于天子命之亦古所謂教官之屬也若孔孟而下曰師曰弟子云者乃王澤既熄之後羇臣遊士

區區憂世之所為私淑艾可也不足為今日言也

好惡

問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為之禮貌仲尼賢于堯舜而魯人以為東家丘夫人好惡之相絶豈直為尋常之間哉昔人有問于吾夫子者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其為好惡之說甚審也然而物我異觀是非相埒彼其善者曰吾所好者善也所惡者

其不善也然則所謂善與不善又孰從而定之哉嗚呼善惡好惡不能定于一鄉而况于天下乎昔許劭有人倫鑒汝南之俗號為月旦評至同郡畏其名節豪傑資其品題其所裁量遂為敷論豈其知人之性素明成敗之迹已驗歟

王道

問三代以來一姓傳有天下受命而王歷數久近皆天也然而必以有道而興無道而亡是以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由漢迄唐罔不由此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敢問歷代之所以興者何道所以亡者何事孔子孟子言王道詳矣諸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心乎仁義道德之實達乎三王之法而覽乎歷世之道見其始而知其末聞其風而知其自敢問王道之所以為道者何道也必有取法于斯若孔子孟子云者何事也歷世得之多得之寡者何代也損之益之施于今者何宜也詳言之無隱

孔門數子得失

問孟子嘗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且仲尼之于二子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從之遊者洙泗之間誾誾行行疑者有質問者有答惑者有觧失者有救親炙漸磨所得博矣盖非特聞風而已矣三千之徒稱善七十二子又豈有頑懦鄙薄之比哉然而以由之果而有愠見之稱以求之

藝而有聚斂之貪以賜之達而有貨殖之汙宰予忘父母之愛而必于短喪子夏捐道義之樂而悅于紛華數子之失古人不我欺也以為質之不美歟則其賢又列于四科焉以為自外入不能盡性之所充歟而孟子謂聞夷栁之風其效若此之盛豈吾聖人又或少貶耶抑古之學者入道自有攸趣未易窺較歟不然胡為其然耶諸君仲尼之徒也于數子之得失商確之審矣明以復我

君子小人

問為天下者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此甚不難知也自古人主亦未嘗欲用小人而不欲用君子然而卒用小人而不用君子以至于亂亡者誠亦不明夫君子所以為君子小人所以為小人而已矣且以治世之君以君子為君子而用之亂世之君以小人為君子而用之甚哉君子小人之難知也君子于此必有道矣諸君一日從事于斯如有道人主進君子而退小人使昭然不

疑于其間將何為說願預聞焉

賈誼馬周所言

問古之人有一言而可興邦者不可以不知也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至貞觀米斗三錢外户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治不忘亂所以常治雖堯舜之為君禹臯陶益稷之為臣不能忘儆戒于無事之時國家承平百有餘年自三代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盛也然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者乎夫賈誼洛陽年少馬周常何家客彼皆有王佐之才諸君自視寧將歉然盍亦言之以觀諸君之才之識如何其小大遠近也

學校科舉

問為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學校所以養才也科舉所以取才也方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太學養士數千

百人郡縣之學多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人不為不盛矣而科舉三歲所取進士經律特奏名率千數百人不為不多矣然而朝廷議者猶患人才之難夫豈養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盡乎將欲學校之間講所以養之之道以益今日之所未至科舉之外設所以取之之法以廣今日之所未盡亦有說乎諸君從事于斯久矣必知其說知其說而不以告也可乎不可

煮海榷酤之禁

問煑海榷酤之利縣官經費仰給居多或曰非三代之
法此甚高之論不可行于今然而利之所在民自從之
雖日殺之不可禁今郡縣斷罪犯此兩禁者日相屬也
夫旣曰利矣爲國者曰利吾國爲民者曰利吾身夫焉
得而禁之弛之弗禁固不可也禁之已廹又將可乎葢
犯此兩禁者類皆無賴等死之人禁之稍寬則容奸而
爲利廹之已甚則羣聚而爲盜此不可以不長久慮也
如欲弛其禁易其法使國有歳入之常而民免抵罪之

虞豈無策乎諸君生長于斯固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其必有憫焉于心者試為詳言之

本朝治法

問宋有天下百數十年朝無威福之臣野無豪猾之奸内無寇攘之變外無邊隅之虞自三代以來未有天下治安無事若此其久也其間聖祖神孫盛德相繼創業垂統必有可傳之法持盈守成必有善繼之事自天子詔書朝廷故事至于名臣奏議天下所耳聞而目見者

也諸生有志于仕可得不知乎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試為講之以為今天子之獻

佛老與儒者之道同異

問近世學士大夫多引佛老之說以輔六經之旨其論甚高末學晚生尚不能知其言況能達其心乎彼其為老者曰道先天地生吾道尊為佛者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為儒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吾道尊此特戲論為勝負之說非學者之談也學者或以謂老佛與

吾儒皆明一性其道同或以謂老氏廢仁義禮樂佛氏棄君臣父子其道異昔人蓋有以是三者異同為問其為說者曰將無同當時以為名言夫所謂三語者果同乎其不同乎果同也則三者盡混而為一何紛紛其多門乎果不同也則老佛之言豈得以謚六經之說乎此不敏之所疑也諸子直諒多聞試為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為心之道以定異同之論啓茲未悟同于大通虛心以俟者也

孟荀揚文中四子是非

問天下之所難知者非是非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難知也似非而是者難知也孟軻之書七篇力陳仁義之說而或者疑其說時君以湯武之事荀況之書三十二篇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惡之論揚雄之作法言采掇孔孟學行之意或者疑其著劇秦美新之書王通之為中說規模論語答問之義或者疑其房杜諸子無所稱述此四書者與五經諸史並行于世學者之

所習也攷其言與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復我使不陷于邪說以悳朝廷之令不亦善乎

浮沚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沚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許渃

浮沚集卷四

宋　周行己　撰

序

易講義序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

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

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

之用亦未為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

禮記講義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

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
暴夫悍卒莫敢狎馬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
也蓋其所有于性感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
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于萬世
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
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
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

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

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于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

達也

論語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教人以其言者也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湯救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未嘗無救之者盖聖人之德不可以傳而其言可以載也德

不可以傳而其化行于五百餘載之間而已言可以載故雖無聖人出而中人行其言亦可以教化于天下矣由是覸焉則天之于聖人或窮之或達之豈虚言哉晚周之時先王之教既以寖息非特在上無其人在下亦無其人矣孔子不得見聖人又不得見君子與善人則在上可謂無其人矣未見剛者又未見自訟與好德者則在下可謂無其人矣上下無其人則孰能知之耶故其事君盡禮非諂也而或謂之諂其稱君知禮非黨也

而或謂之黨固不可不疾也而或以疾之為佞名不可不正也而或以正之為迂于宋則有桓魋之患于魯則不免叔孫之毀或厄于陳或屈于衛可謂不見知于上下矣當是時内之人能淺知之者子貢而已能深知之者顏子而已外之人或小知之者達巷黨人而已能大知之者儀封人而已嗚呼可謂窮矣其窮如此亦可以已矣然猶與物紛紛役役相應以言者亦曰天命我以其言教人而已或見其處已或見其處人或有以明其

善惡之實或有以辨其是非之似或有以救其失或有以長其善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有問而告之或試其所為而稱之其言雖周旋曲折千變萬化無非為中人而發爾是故絕之者四而衆人未能不可不知也道者三以君子之德不可不循也文之未喪將喪則任于天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為也道之將行將廢則委之命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景公不用也則其行也速去他國之道也桓子不朝也則其行也遲去父母

國之道也于陽貨則不見而于南子則見焉以勢之有可有不可也于孺悲而不見于童子而見焉以義之有可有不可也衆之拜上則不從衆之純冕則俯身而從之以禮不可無而儉亦不可舍也使之媚已則不諾使之從仕則遜言以諾之以正不可忘而權亦不可廢也凡此之類皆可以見其處已也所罕言者利命仁而已以中人之所難言也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以中人之所可知也教之者四所以成君子之善也惡之者三

所以黜小人之惡也性與天道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盡性以至命也死與鬼神則或不得而問以其未能保生而事人也言其樂之所損益以修諸内者不可不慎也言其友之所損益以求諸人者不可不擇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見其處人也世之治在于得人而已世之亂在于失人而已于舜則曰有五人焉以其治在于得人也商則曰有三仁焉以其亡在于失人也不累于高名也篤于仁而已此至德也不累于厚利也篤于義而

已此亦至德也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仁而不累于名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義而不累于利也不上人也下之而已不抑人也推之而已好學不恥下問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文子薦其家臣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其志于學無志于仕不隱已之所短不揜人之所長是人所難為也而有以與曾晳與子貢者以其能為此也交久而不狎富有而不矜是人

所難行也而有以善平仲與子荆者以其能行此也謂臧文仲為竊位者以其不仁而無下也謂臧武仲為要君者以其不義而無上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明其善惡之實也于管仲則與之仁而不可相廢也以申棖為非剛則剛之名不可盜而得之矣以微生為非直則直之實不可以偽而為矣若此之類皆所以辨其是非之似也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則告之以臨事而懼所以欲其怯也子貢能辯而不能訥則告之以予欲無言所以欲

其訥也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之以其言也訒所以欲其寡言也冉求說中道而畫則告之以聞斯行之所以欲其無畫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救其失也于其問也或大之或善之于其荅也或然之或悅而進之不已或樂其才之可育若此之類皆所以長善也以士進而為君子以君子進而為賢人中人之所可致也以孝出而為仁以仁出而為智中人之所可能也其所欲言非教而出于六者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所問而告之或

試其所為而稱之者以教之莫先乎此也蓋言賢言君子言士言孝言仁所以使人之知學也言政所以使人之知仕也知學則不失已知仕則不失人子游仲弓之問孝問仁至于為宰然後問政則見其急于知學亦緩于知政也其言賢則告之以賢皆所以使人之為士也然弟子未嘗稱其士者蓋以士兼君子與賢則雖善為士者固不足道也其言孝則告之以孝皆所以使人之為孝也至于弟子稱其孝者閔子騫而已孝可謂難得

矣其言仁則告之以仁皆所以使人之為仁也至于弟子稱其仁者仲弓而已仁可謂難得矣其言政則告之以政皆所以使人之為政也然于弟子稱其政者子游而已蓋以政本于孝與仁則雖為善政者固不足道也其言賢則必繼之以不賢言君子則必繼之以小人言仁則必繼之以不仁者所以使人知仁之不可不為也而惡之不可不去也至于稱子賤之所行以為貴而知樊遲之所志可以為賤也稱仲弓為仁而又稱宰我為

不仁盖欲人之知仲弓所行可以為榮而知宰我之志可以為辱故也嗚呼其所言所稱以勸戒如此之詳則其成德者亦宜衆矣然其卒也賢無若顔子君子無若子賤仁則無若乎仲弓豈其命有所成形有所適而不可損益耶亦在乎人加勉而已楊子曰有學術業無心顔淵又曰希顔之人亦顔之徒顔子賢者猶可希也又况仲弓子賤乎且顔子之所以賢者不在乎他亦在乎不改其樂也世之學者不以富貴動其心而窮亦樂達

亦樂是亦顔子之徒而已詩云令我不樂逝者其耋學者之于學也猶可以不勉乎

晁元升集序

元祐丁卯行已與王文玉璪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潮駕迴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見嘗識其姓字簡册後三年行已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元咎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

第令行已元升為同年于无咎為同第于使行已其初不聞文王之誦則行已雖出无咎之門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已終不出无咎之門則元升雖與行已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已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將與元升別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編因使予跋遂以此書明日元升遂行實元祐六年五月四日也

送季商老下第序

古之所謂士者其自養也厚其自待也重其自信也篤

上之人求之則必知之知之則必用之用之則必盡之卓犖者無不遇之嘆闒茸者無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無疑也後之世風教不明淪于流俗賢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混淆之風下無難進之節氣勢一去風流遂遠故高尚者謂其清勁足以激貪汚節義者謂其氣槩足以動流俗乃始見髙于當世而載之傳中以為異後世欲有為之君又設為科目以進退天下之士籠取識拔之術無所不至法益密而

進者益靡靡嗚呼士每賤矣今之由四方舉于禮部者幾人由禮部進于天子者幾人其取之不為不詳矣其得之不為不艱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負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簡取人至寡而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賢者不必得不肖者不必黜天下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朝廷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嗚呼其終不可以復古乎古之以行取之也故得之今之以言

取之也故失之然則非行不足以得人非言不足以取人吾于二者有道焉商老其起予哉行修而不得進言工而不見取曰朝廷之過也則非也曰有司也曰有司之過也則非也曰法也士之才與業待法而為輕重厚薄是法之過也則安足以得士哉商老起予者故其行也以此說贈之商老以為如何哉異日吾有待焉

朱廷隱守大隱序

昔春秋襄邾婁書曰儀甫說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字君子之美稱也所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也同舍朱君以廷隱其名深甫其字若與夫名義違而不得以表其實也盖嘗聞隱之説矣有所謂大隱者有所謂小隱者所謂大隱者非謂隱其身而弗見也隱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夫有志乎致君澤民而于貴賤得失則裕如弗為利害古之有道者未嘗不以是為心此得廷隱之義歟朱君在太學諸生中經甚明行甚修又嘗以經濟策著之成書落落數萬言皆能別白自

古是非區處當令利害而不為時學之竊借苟取世資允能有志于隱之大者也于其所學如是而求售于有司累進弗獲吾恐不能終成其志輙憚進取之艱而翻然樂林藪之逸也故字之曰大隱既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且以佐其志而進也古之人名之必可言之者此也行已與君出相從入相友于其稱也必以正焉義也敢以是為請元祐二年夏六月丙午序

儲端中字序

人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善學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明然後知道之為道也誠然後知道之為道也由公之學以達公之明以達公之誠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聖人皆由乎道舍是其無適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李擇之字序

予友李純如之族弟自蜀來將補太學生乞名于其兄其兄名之曰擇又使予為字予字之曰擇之擇之之兄與予處未嘗見其過蓋能擇道而居之擇友而交之言必擇而後出行必擇而後行善無小必擇而為之惡無小必擇而去之故能若是也子必是而擇之亦庶幾其寡過矣勉之哉

送劉絜矩序

余有友者十四人舉于禮部者十人禮部第其可進以

名上于天子者孫𢠮段萬頃歐陽獻崔鶡王靚五人者
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貴一科目不足為道不
幸而黜于禮部者五人余弔之者一人則李膺方叔是
也賀之者一人則吾子是也方叔之學既成文既工而
蚤壯家貧無父母兄弟可以為樂纍然如人贅汲汲覔
一官以畜妻子以顯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
以不若人也此而後可以言命也故余弔之者如此也
吾子年最少二親富于春秋兄弟無故不身營衣食以

優游文籍間人生得如此樂者能幾哉吾嘗以為人必有所艱難勞苦而後知道安貧賤而後享富貴如天使吾子于此既得之則其進未可知也既未得之且能不為淺人者戚戚怨有司非同列負抱其業而歸以益進其所未至者如此則其進豈易量哉故余賀之者如此也余遊京師今六年百無一得且受于天者有不可移之愚不能伺候時俗可否獨知古人為慕汲汲于前修之言惟日之不足謂不得于此必有以取聞者以是齟

齟齬齬不與世俗合至于瞽者聆其聲音而翔笑之聾者見其狀貌而通俛之雖百此顧自信益厚終不為是易操此皆吾子親見之者也顧余心之樂者為如何哉所以自負者為如何哉去年秋從試于有司進既不獲固獨喜之謂天其必有以大畀于我者則益進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為者未嘗不如是則吾何為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將進于子矣吾子以為如何哉吾子頎乎其形脩温乎其辭順才楚楚而志卓卓吾知其

不為塵埃中人也要當進于其大者遠者則必渾渾浩浩無愧于古人而後可也則失之于彼安知其不得之于此耶故有以弔方叔者弔子而子信之則其進余不敢知也以余之所以自喜者為吾子之賀則余之心也所以望于君子者也吾子以為如何哉鄉之人有以弔子者亦必以是謝之曰盍為周子賀也

送强應物序

吾之病在好强人以善人之惡余者獨不察余心也讀

聖人之書則行聖人之道是也今之人將取利于聖人之書反顧聖人之道邈若胡越不相及此又何哉余之心蓋欲人皆至于聖人之道而無苟夫世云爾今則又將強于子夫昔也吾與子未嘗有一朝之好遇子于樂子之室子必以余為可語者也其行也請余言余將不言是以余為簡子也言而不實則于余心有歉然者余且言之其好之其惡之吾無憾焉爾子且謂無鹽嫫母塗以朱鉛飾以翡翠而毛嬙西子蒙以蕭艾被以緼絮

則將以為孰美乎是必曰毛嬙西子美也毛嬙西子而美是天下之美果不在外也士之學也何異于是學病乎不篤不病乎無實病乎無實不病乎無名若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實則其發也光欺人以借譽徇人以飾佞以掩惡媚世為得以不矜細行為能賤丈夫之事也盍退而自省其于聖人之道為是乎為非乎而後行之退之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然有餘厭聞四馳余嘗取以為戒夫天下之人皆可以為賢皆可以為聖其志不

遠則其求道不深道不可一日成也求之深者得之多得之多者發之易子欲以道勝人乎譬夫一夫之強百人之弱而相與鬬一人雖強而必困百人雖弱而必勝者其資之有衆寡也子行矣厚而資吾見其慮之而足于心言之而足于口行之而足于身揚之而足于名不求勝于人而天下之人莫能勝夫人亦在勉之而已矣

送何進孺序

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門

最為魯鈍而朴野然仲尼後能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曾子之學見于孔門弟子所記者論語是也乃若孝經孔子為曾子而作也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養盖養志也非養口體也聖人之學自灑掃應對以至入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後世學者大言闊論往往以孝悌為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學而以道徳性命之説增飾髙妙自置其身

于堯舜之上退而視其閨門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歟其視曾子獨不愧乎永康何君進孺侍其親致政而歸告人曰吾少不敏不知事親之道吾歸將思所以供膳羞珍好藥石百物問起居安否飲食寒煖之節以順適其志意安車几杖出入閭里訪故舊朋友具酒食燕樂後生小子孜德問業相從往來載色載笑如是以盡其親之歡則吾之志庶幾無憾余聞喜而歎曰幸哉有子如此上可以無愧曾子而進于聖人之

學將不已者也然余為之說曰孔子嘗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之語道亦至矣曾子得之于一言之間欣然而解曾無觝滯此與顔子于吾言無所不說亦何異也然則曾子之學乃至于此豈聖人窮理盡性必本于孝悌而然耶抑曾子魯鈍朴野其受道之質與衆人不同乎進孺天性好學敦厚而疏通其受道之質過人遠矣令也又能思事親之道以自盡其他日

學問將進于曾子無疑因其行以贈別

新修三門檀施名銜序

理有默定之分事無適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為物之所起乃時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數可以知來前識以之垂記符節之同毫釐不忒粤有永嘉郡之支邑瑞安縣之間心普安禪寺者肇基乾符錫名大順始自杉坑遷于西隩山名龍就寀號三台前峯城列後岡屏峙林巒環複氣象豐隆真達人之道場棲

心之福地也國朝隆平度僧日廣昔構既盈益以前基為之重門以限内外逾三十年草創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選于徒衆得師奕祖屬幹其事永嘉俗故樂施然方趨城邑闤闠揭榜大書廣事供設以張聲譽奚暇顧此幽隱寂寥之地以修黙施不祈之福哉故奕祖勤勤累歲不能有成一日竭然南遊竝郡行次長溪盖未累駟邑丞許公得之欣然若有宿契出俸二萬邑人聞之莫不喜捨于是得錢三十萬以歸求材僱工不日而就

巍然雄麗映冠山谷望之者愕覩天宫由之者恍迷華藏莫不合掌肅恭歡喜讚歎夫以數百年之基創至珂而加闢僧奕祖之營造遇許而乃成天人相因時物並至事若偶然理宜定數略誌檀施之姓名以紀歲時之符會盖經始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許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横陽人學行官業皆有稱述其餘名氏列諸碑陰以詔後來

記

介軒記

佛者安時避喧于崢水之上得拳石之地為之居名曰介軒其游景曇屬予為記予曰俞如何曇曰斯人也厭世俗之煩混樂山林之清虛脫講席而勿顧慕幽人之與俱獨一軒以寄傲將終身而不渝予曰是道也節士之所守而通人以為病者也且夫彼佛之徒識心達道則有無同體喧靜一途拳然之石有大地之載蝸然之室有四海之居夐然獨立而萬物不能易也死生不能

變也豈非所為介乎曇曰唯唯吾將命請進于斯于是
敘而為之記

閒心普安禪寺修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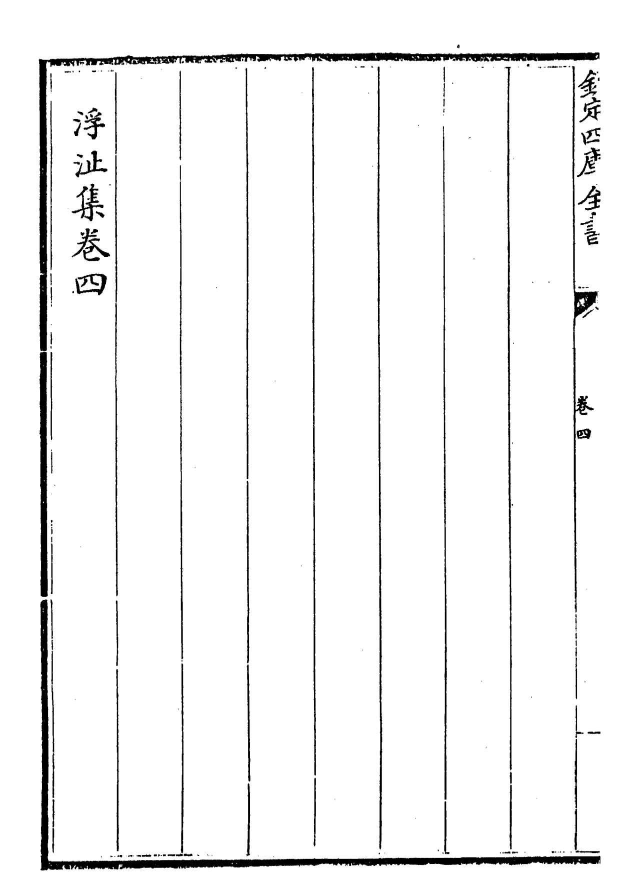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于小溪得僧顯琛焉小
溪蓋隸于温州東踰嶺陸行三十里至陶山自陶山江
行五十里至瑞安縣由縣乘平河北行七十里至州居
民遠僻依山生活地褊艱食苦作以自給故其民敦重
信義愛惜生理不肯為鬬訟以干州縣琛處其間和樂

慈惠信于一鄉鄉人愛而不狎敬而不疎熙寧九年吾家始得吉地其鄉為二墳與琛之居相望盖所謂開心普安禪寺者是也由寺而南循山西行三四里是為周灣吾祖葬焉由寺而南渡溪西南行四五里是為𤌿原吾母葬焉周氏子孫歲時來省二墳必見琛琛䕶視二墳不以利焉而以初吾祖父葬時祖母年已高嘗語琛曰婆子亦不久于世矣他時殖骨此土幸歲時臨視以慰幽魂越數年吾祖母果棄養遂以合葬于祖父之墓

琛能不忘其言凡時節朔望必與其徒設香果茶湯雜作佛事墓上鄉民因之往來奠謁遊觀不絕至今數年遂為故事而琛每至墓上與周氏子孫數數泣下蓋天資仁慈人也元祐八年某侍親歸省墓下于是蓋去鄉里仕于王朝者已十數年而琛年方六十餘尚強壯無恙訪其居非昔之比琛揖吾父子由新路登白雲亭循坂而上入門又循西廡觀僧堂登方丈覽左右軒復下循東廡而南視廚倉庫院觀新鑄鐘訪其弟子道珂之

室琛曰是皆顯琛與道珂十年之勤昔之敝者更新矣昔之庳者更崇矣今之所完昔之所缺者也今之所有昔之所無者也居者獲安而遊者起敬以示後人可無述乎且琛也老幸可以休珂才能主寺事珂不敢以辱尊公大筆敢屬之吾子以幸吾門嗚呼是不可以無述也惟琛之慈惠故人之從也悅惟珂之强敏故事之成也易彼其完且有矣亦既崇且新矣而琛也獨能不居其成雖曰未學其違道不遠矣故吾以謂慈惠者德也

强敏者才也不居其成者道也合是三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是為述



浮沚集卷四